

華風九十花女帝



中大任白珍藏展 粵劇香江情

繼香港文化館3月推出金庸館，透過早期珍貴資料，介紹查良鏞武俠小說創作歷程，以及對香港流行文化的深遠影響之後，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由即日起至7月，舉辦「九十風華帝女花——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任白珍藏展」，慶賀粵劇名伶白雪仙的九十歲生辰的同時，兼以感謝白雪仙和任白慈善基金（任白基金）的慷慨捐贈。上個世紀，名伶任劍輝、白雪仙與戲劇創作大家唐滌生，三位一體共同譜出本港粵劇史上光輝一頁，是次展覽，除多張首度公開的仙鳳鳴劇團演出劇照及任白生活照，更首次公開展出仙鳳鳴劇團多件開山泥印本，透過影像與紙本的載體，讓觀者一睹香港粵劇昔日輝煌的歷史細節。



策展人黃秀蓮講解展中照片

60年前，台上的清唱唱「帝女一哭撼帝城」，其情其景撼動不少香港人，1956年仙鳳鳴劇團由白雪仙在香港創立，《帝女花》正是劇團第四屆的演出劇目，後被譽為「經典四大名劇」之一，歷演不衰，劇團的一輩藝術家更成就出香港粵劇界的一帶風華。

日前在中大圖書館舉辦的展覽開幕禮上，面對圍訪的記者，虛齡90的仙姐感觸道：「從前那麼多好朋友，今日只剩我一個人！」言畢神態淒然，淚噴在目。

台上結緣，世紀之情

無論是否對粵劇諳熟之人，大多聽過任劍輝和白雪仙。一生一旦，台上搭檔台下伴侶。上個世紀50年代組建「仙鳳鳴」開始二人星月相伴，直到1989年任劍輝仙逝。今次「任白珍藏展：九十風華帝女花」大看板和相片集中展示二人舊照，戲裡戲外情懷難分讓觀者恍惚，《姪紫嫣紅開遍》的序中，白雪仙說：「任姐猝然而逝，她一走，也就把我們的一切都帶走了。於情我頓失所依，於藝我已無所望，一切懸空、懸空的生命，懸空的感情，我浮沉於茫茫塵世。」

1928年出生的白雪仙，父親是「小生王」白駒榮，13歲拜薛覺先為師，1956年，28歲的白雪仙在香港成立仙鳳鳴劇團，天時地利人和，唐滌生、任劍輝、梁醒波、靚次伯等各行當人做時剛好雲集香江，加入銳意革新的仙鳳鳴劇團，從此白雪仙、任劍輝譜出舞台上台下一世「任白」緣，三位一體的任、白、唐亦打造出粵劇盛唐，此後無人能及的周馥馬、霍小玉、黃衫客、崇禎帝在上一一鑄造，可謂一時間多少風流人物？當年仙鳳鳴正是最好詮釋，直到1960年，任、白二人組成的「雛鳳鳴」劇團，在悉心規劃下，再育粵劇新人。

是次展覽策展人黃秀蓮說：「從初踏台板到大隱於市，至今已歷70餘年，只要仙姐出現，必然引起哄動，她無限榮耀，可是唐哥、波叔、任姐和伯叔等，相繼離世，儘管人世尊榮富貴不缺，然而她內心最深處，唉，可能是『孤清清，路靜

靜。』是故對於此次展覽的策劃，黃秀蓮以「情」為軸，貫出任白知遇之情、與唐滌生、梁醒波、靚次伯等同仁之情、以及培育粵劇後輩新人的傳承之情。自去年7月黃秀蓮承接展覽策劃，她用半年時間梳理近6000件藏品，最終以6個板塊拆解主題：「情結雙樹痕」（訴任白情緣）、「劍雪總留痕」（述任白成就）、「想風流人物」（憶淡靚唐等）、「青骨念子襟」（記載培雛鳳）、「玉笛弄仙音」（感文化界助益）、「清輝長脈脈」（懷任白善舉），並在場內循環播放視像，讓戲迷重溫仙鳳鳴共九屆演出的珍貴沙龍。黃秀蓮指出，展覽的展品中有三寶：一是相片及雞皮紙相簿；二是泥印本；三是點翠鈿飾。

黑白留存，揮袖彈指

仙鳳鳴的昔日劇照，映照出的幾乎是粵劇的歷史。當年劇團公演時，沒有拍下錄像，否則老伯的唱做唸打、樂師的音樂拍和，以至燈光、佈景，尤其是整齣戲劇的波瀾起伏，都能立體呈現，黃秀蓮咨嗟：「這真可惜！所幸的是，攝影師鍾漢翹巧妙捕捉仙鳳鳴台上一動一靜，用劇照將做戲人的身段、做手、關目凝住。《蝶影紅梨記》劇照，將任劍輝台上神情精準地詮釋，「鍾漢翹為仙鳳鳴拍的相片，有3000多張，台上而台下，都能捕捉到關鍵的一瞬。」黃秀蓮說倘若沒有鍾漢翹，便很難憑想像去推測仙鳳鳴的演出，「浮光躍金，映照梨園，他可謂居功厥偉。」

精良的沖洗技術，讓半個世紀的光在2R黑白相片上依舊清晰，抬手瞬目中，玲瓏人物聲情仍在。唐滌生曾說：白雪仙是當今粵劇界最能體驗戲中人物性格的一位，台上的都不是白雪仙，她把原有的靈性融化在角色身上。黑白相紙間，仙姐一招一式不見技巧，自然到你以為她就是《紅樓夢》裡的林黛玉，就是《海棠淚》裡的白牡丹。仙姐再一次在接受採訪中曾直言：「人有靈有魂，一定有感受，所以一台戲不只是主角有戲，每個人都要有戲。不論角色大小，都應忘我代入角色。」以前的「仙鳳鳴」，每個角色都共享相同的信

仰，盡心盡力，才成就出一次次的經典。「以往仙姐對台上哪怕一個小小的丑角，都會給予很大的鼓勵。」

除了劇照還有雞皮紙相簿，黃秀蓮指出劇團的雞皮紙相簿乃自製，價廉、輕巧、儲藏量大，充分反映那年代的務實作風，而且封面註明內容及日期，資料對研究大有幫助。仙姐14歲登台板並無受過系統的文化教育，「但她很愛讀書，也愛運動」，指著一張仙姐的泳裝照，黃秀蓮說，仙姐常常組織組團的人去旅行，作為主要的團隊建設方式。

珍貴泥印本，台下雕琢

展中首次公開的仙鳳鳴劇團開山泥印本，包括唐滌生的《帝女花之庵遇》、《紫釵記》及《再世紅梅記》。泥印本是60年代以前粵劇界傳統的印刷方式，黃秀蓮介紹說，因為是劇本最初的版本，所以是後代研究唐滌生最重要的資料。唐滌生在任白的「仙鳳鳴」班嘔心瀝血，僅在1956至1959年間，就寫了估計逾35個劇本，當中不少是流傳後世的經典。

「劇本是一劇之本，無唐滌生劇本，仙鳳鳴很難創造粵劇的盛唐。」黃秀蓮指出，泥印本是極為珍貴的版本，由唐滌生口述，助手阿點手抄。泥印方法每印一次，顏色便淡一分，印到十來次墨痕已淡到若無，所以每回只能印刷十餘本。至於唐滌生怎樣關注全局，怎樣細查到秋毫，通過泥印本亦得以一觀。「此外任姐、仙姐都常在泥印本寫下記號，展櫃內有分析比較。任姐在泥印本寫了四種符號，是可板，表示拍子強弱。」

作為劇作家，唐滌生當年擔任導演，與「仙鳳鳴」各成員講戲、排戲、研究曲詞劇本、身段，也與任白共同譜出了昔日香港粵劇舞台上的一段佳話。之前的採訪裡，仙姐對記者說唐滌生的「地位超凡」，「不只說取代他，取代他四分之一的人，到現在我敢講見不到。」《再世紅梅記》泥印本上，唐滌生勾勾畫畫，反覆

修改，任白二人亦將自己的修改之處注在一旁，靛藍色的墨色裡沉澱的是老一輩戲曲人的執著，也錄下了「任白唐」合作的絕響，1959年《再世紅梅記》開鑼首晚，唐滌生在觀眾席猝逝，從此再無「仙鳳鳴」。為了力挺7月陳寶珠與梅雪詩合演唐滌生名作《蝶影紅梨記》，紀念唐滌生100歲冥壽，白雪仙親任是次演出的藝術總監，據說，單是劇本，仙姐就修改了足足7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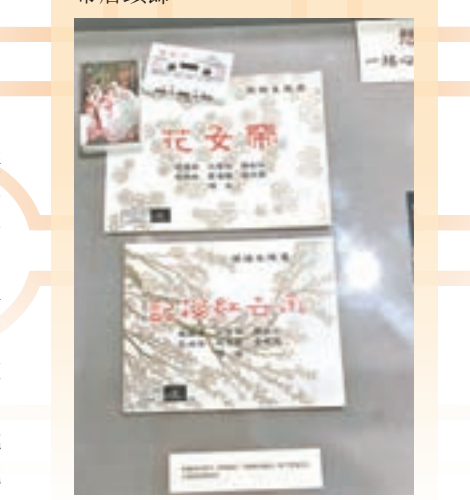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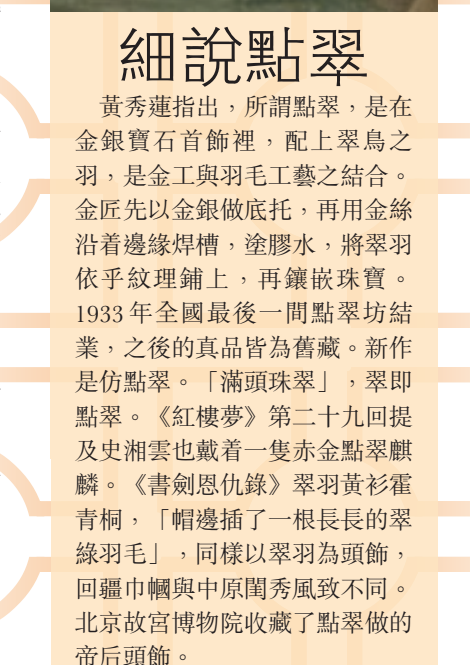
釵鈿承情

陳列於展覽櫃內的十件點翠頭飾，是這次展覽中的第三寶，這幾件上世紀南渡來港的頭飾，寄存著一份江情。黃秀蓮講述，大約60年代初，孫養農夫人從內地紹興戲演員處，為仙姐買了一套點翠，小心翼翼帶回香港。「如今點翠技術失傳，則工匠的心思、創意與手藝，尤其值得珍惜和尊重。」黃秀蓮說所謂釵表深情，「纏綿釵中意」，纏綿不盡是一段香江情緣。

薪火相承

展中六個板塊的區分為觀者提供不同的觀展角度，滿目琳琅刻畫出的卻是老一輩藝術家對粵劇的苦心奉獻，同時，還有歷史遺痕之外的人間情，白雪仙對任姐、唐哥、波叔的感念和追憶，是一句句唱詞背後永遠的情深意重。

不過中文大學現代化的圖書館作為場地，更可看作是對文化傳承的提醒，教育年輕一代不應忘本，實際上從今年年初被重現的金庸，到今天三位一體的任、白、唐，都是香港本土文化的綺麗瑰寶，認識歷史本身是傳承與發展的開端，而一座城市的靈魂，正是由前人開拓，後人傳承才能建立起來的。



仙姐錄過的唱片

雙體龍紋方鼎

青銅鼎是在新石器時代陶鼎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。鼎兼有烹煮和盛食兩種功能，原為煮肉食的烹器，相當於現在的鍋，用來烹煮或盛放魚、肉等食材。從夏晚期至兩漢時期，鼎成為貴族進行宴客和祭祀時使用的重要禮器。商周有嚴格的用鼎制度，因鼎在當時也包含着權力象徵。戰國直至兩漢，青銅鼎也被用作量器。宋至明清時期，青銅鼎多作為祭器使用。

鼎大多是圓腹、兩耳、三足，也有四足的方鼎。從形制上看，有圓鼎、方鼎、鬲鼎、扁足鼎以及異形鼎。圓鼎根據形制不同分為普通圓鼎、罐形圓鼎、分鬲圓鼎。普通圓鼎大部分為敞口、圓底、腹部較直。少數口部微斂、腹微鼓。器形之別主要在耳、足、腹三個部位。根據足形制又有錐足、柱足、鳥形足、蹄形足之分。殷墟出土的銅鼎可分為圓鼎、方鼎兩種。方鼎比較少見，主要出土於規模較大的大中型墓，長方形口，直腹或下腹斜收，有柱足和扁變形足之分。

今次介紹此雙體龍紋方鼎為商代晚期方鼎，工藝非凡，造形奇特。鼎高30公分闊20公分闊15公分，底有銘文8個字。鼎上方四邊各有合體龍一條，龍身有幾何三角紋，四個角邊飾有浮雕獸面紋，下方有扉棱二邊四面各有

虎紋一對，雷文為地，方邊平底。四柱足裝飾浮雕獸面紋，獠牙威嚴，富有神秘氣氛，是不可多得青銅器珍品。(此鼎曾在2016年會議展覽中心貿易發展局主辦書展「文藝廊」展覽)

文：青銅錄



雙體龍紋鼎局部